

为人不识张伯驹 踏遍故宫也枉然（上）



年轻时的张伯驹

■拾遗

经济学家千家驹说：“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张伯驹是谁？
 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但他的一生，却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张伯驹这个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永难忘记。

1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閥曹锟、吴佩孚等部，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2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

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一名妓潘素。

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一见潘素，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妒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遗憾的是，潘素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素，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

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后来，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为：“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粉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3

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便再也睡不好觉了。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画瑰宝，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但他又觉得这是

乘人之危，开不了口。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1万元。”谁知几日之后，溥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溥儒要价4万，不用抵押。”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俘，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一天夜里，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闹得满城风雨，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1个亿。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地睡觉去了。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4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第二天，潘素接到绑



年轻时的潘素

匪电话，“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潘素见到张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不准卖画，哪里去筹钱啊？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潘素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但是，谁也没想到，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拒绝，分文未取。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院。

“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后来，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样的《褒奖令》，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用金丝绒装裱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都在《平复帖》上钐下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未完待续）



潘素的画作



故宫镇馆之宝《游春图》局部

文史钩沉

尊师重教的文盲皇帝

■王东峰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出身于贫困的羯人家庭，年少时曾沦为奴隶。西晋惠帝时发生的“八王之乱”，给北方地区的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大片田园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石勒率众揭竿而起，经过多年征战，军事实力不断扩张，最终，建立了后赵。

石勒能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奴隶，成为起义军领袖，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尊重人才和知识。

因为家境贫寒，石勒没有读过一天书，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石勒虽不识字，却经常叫人读书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石勒特意收留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组成“君子营”，充当自己的顾问团。其中最为石勒敬重的就是张宾。《资治通鉴》载：石勒以张宾为师。时“张宾任遇优显，群臣莫及……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张宾为石勒运筹帷幄，“机不虚发，算无遗策”，在帮助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其治国方略也主要是由张宾制定的。所以，《晋书·张宾载记》说：张宾去世下葬时，石勒亲自送于正阳门，痛哭着对左右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



石勒的老师张宾形象

编读往来

画中有话话亦画

■河流

不久前，在浏览《浙江工人日报》时，偶然看到了一幅很朴实的写意水墨画，而且画中有话，话亦有画，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引起我的关注。再认真一看，竟然还是我年幼时就非常喜欢的一段座右铭——《寒山问拾得》。一时不胜感慨，于是乎赶紧把图上面的文章《话说“和合文化”》（2016年8月27日第3版人文版）也认真读了一遍。读后真是更让我耳目一新，作者陈大新的高论让我对《寒山问拾得》又有了新的认识。

记得初次看到《寒山问拾得》是在30年前，那是我读初中时在—本杂志上看到的，原文是：“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读后我如获至宝，立即把它记在了我当时一本专门记录座右铭的日记本里，而且经常翻阅，足足影响了我的人生。

之所以说这段对话影响了我的—人生，是因为我感觉这段话就是为我而写的。我读初中时正值“文革”末期，是“看成分，但不惟成分论”的年代。当初我家的成分虽然是贫农，但父亲因在抗战时期在云南滇缅公路为国民党军队开过两年运输车，“文革”时期被戴上了一顶“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这些“残渣余孽”子女的日子也就不那么好过了，好像入了另类，心里很是郁闷。自从得“寒山问拾得”佳句后，我一遇到纠纷的问题，就会拿出这段座右铭来反复读几遍，感觉就会好很多。其实，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要说是“文革”非常时

之早也！”后来，石勒以程遐为右长史，每当程遐所出计策不合时宜时，石勒就会感叹道，“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

当了皇帝的石勒，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教育和知识的重要。他听从张宾的意见，建国伊始，即大兴文化教育事业。《晋书·石勒载记》云：“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后赵国都，今河北邢台）四门……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

后赵立国八年（326），石勒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石勒晚年时，又“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意思是，每个郡都要设立学官，负责当地的教育工作。每所地方学校，招收一百五十名学生。学生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作为国家的后备干部来培养。可见，完备的科举制度虽然迟至隋代才出现，但石勒无疑是推行这一封建考试制度的先驱者。

石勒驾崩之后，其子石弘即位，但很快就被石勒的侄子石虎废杀。石虎生性残暴，经常滥杀无辜，是古代有名的暴君。但即便如此，后赵在石勒搭建的教育和人才的基础上，继续雄踞中原近20年。



石勒的老师张宾形象

编读往来

画中有话话亦画

期，就是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身边也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让人觉得棘手。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按照《寒山问拾得》的对话方式去处理。正如陈大新《话说“和合文化”》中所说：“寒山、拾得强调的‘和合’精神重自我的净化和修为，这就使其具有了很好的现实意义”。

“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种处世看似有点消极，但我认为亦有委婉积极的一面。再说，我感觉自己也有正直、善良、真实的一面，那就是我认准了的事情，虽不妥协不将就，但还是能多角度地去理解和包容身边所遇到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这样做既坚持了原则，但又不失礼节，从而达到了我想要的“和为贵”的效果。

说到“和合文化”，这次读了陈大新《话说“和合文化”》一文后，我感觉自己对《寒山问拾得》又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与认识。认为它还应该用另一种反向思维方式去理解。文中指出：“当今世界仍处于一个追逐利益至上的年代，家事、国事、天下事仍以利益争夺为焦点，各种宗教教义被误读，理想信仰严重缺失。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今世界最迫切需求的是广泛的合作、谅解与和睦”。这就说了事物的另一面，也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可说是针砭时弊，恰逢其时。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于那些生活中不阳光、不美好，甚至于阴暗丑陋的一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对待呢？还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还能照搬格言，我行我素吗？我看显然是不行的。当然，斗争也还是要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方法。“和”为贵，前提必须是达成共识，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